2026年9月2日 星期三 编辑 张海 版式 罗梅 校对 汪智博

深海寻宝 打开沉睡千年的『时光宝盒』

深海神秘而危险，却也暗藏无数失落的财富。当沉没的宝藏被打捞出水，历史的碎片随之浮现，我们得以拼凑出一段段被海水封存的往事。

正在天津国家海洋博物馆举办的“沉没的宝藏——水下考古文物珍品展”中，400余件出水文物勾勒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华图景，见证我国水下考古的发展历程。

“沉没的宝藏——水下考古文物珍品展”现场展出的部分文物。新华社 发

展现我国水下考古实力

展厅内，16处古代沉船遗址专题展区，通过珍贵出水文物向观众讲述考古发掘、历史文化、文物保护等多方面内容。在被深蓝色包裹的展厅中央，造型精致的唐白釉绿彩立雕游鱼吸杯吸引不少游客的目光。杯中一只瓷鱼，鱼腹暗藏吸管连通杯底，注酒后瓷鱼似在杯中游动，设计独具巧思。

这件唐白釉绿彩立雕游鱼吸杯是唐代邢窑外销瓷器的代表性器物，出水于“黑石号”沉船。约1200年前，这艘阿拉伯商船在驶往波斯湾的途中沉没，船上满载着60000余件器物，其中55000余件都是我国长沙窑的瓷器。

同样出水于“黑石号”沉船的唐长沙窑褐绿彩绘阿拉伯文碗，是唐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互鉴的见证。碗心的纹样融合变体阿拉伯文与中华传统云纹，线条流畅，呈现出多色交织的效果。

船只连接起相隔万里的市场与文明，构筑起早期的“全球化”网络。10世纪的移动“海上购物车”——井里汶沉船中的宝藏展现出复杂的跨国贸易网络。据估算，井里汶沉船上有近50万件货物，以越窑青瓷为主，涵盖南汉钱币、中东玻璃器、东南亚香料等共500多类船货，是当时南海贸易繁荣与活力的缩影。

走进“时光的宝盒”篇章，一句话引人沉思：“当寻宝者带走珍宝，历史便碎了；当考古者打开胶囊，时光才醒来。”

国家海洋博物馆副馆长王龙介绍说，曾经由于海洋考古事业缺失、海洋科技装备落后等原因，我国海洋文化遗产一度成为西方“盗宝者”盗捞的对象。

展厅内，“南海Ⅰ号”沉船考古大事记讲述着中国水下考古事业起步时的艰辛。从1987年“南海Ⅰ号”沉船被意外发现，到2007年古沉船整体打捞正式实施，“南海Ⅰ号”沉船见证了中国海洋考古事业从无到有、由弱变强的不平凡历程。直至2022年，通过采用首创的“弧形梁非接触文物整体迁移技术”，长江口二号古船成功实施整体打捞，展现了我国水下考古的高效与创新实力。

密封的“时光宝盒”

国家海洋博物馆馆员王媛媛说：“我国水下考古工作发现沉船遗址、挖掘出大量陶瓷器等历史遗存，证明我国先民早期发现和经营南海诸岛的史实，为维护国家海洋主权提供不可辩驳的历史物证。”科学考古视野下的沉船，不再是零散的宝藏，而是密封的“时光宝盒”。

“中国水下考古肇始于1987年，到2027年就满40年。”王龙说，“如今，我们有能力守护沉船所承载的历史记忆，我们学会打捞器物，最终懂得我们打捞的是文明。”

“沉没的宝藏——水下考古文物珍品展”现场展出的金项链。新华社 发

王龙介绍，“很多观众第一眼被‘沉没的宝藏’吸引，我们由此在开篇用一件重磅金器‘南海Ⅰ号’金项链引入主题。”

1987年，中英联合搜寻队在广东上下川岛附近海域作业时，抓斗里第一批即带出长1.72米的金腰带和瓷器残件等，中方人员敏锐判断这并非英方要找的“莱茵堡号”，随即叫停商业抓捞，保住了一艘南宋远洋商船，成为中国水下考古事业起步的标志性事件之一。

“南海Ⅰ号”被整体打捞后，又陆续出水大量金器，这次展出的金项链正是典型代表。它们工艺精美，带有明显的中西混合风格，并且留出镶嵌宝石位置，极可能是宋代工匠为海外市场定制的“外贸金饰”。真正的宝藏不是贵金属本身，而是器物背后一整套不可再生的历史信息全息图谱。宋代远洋贸易、海上丝绸之路上人与物的流动，全系在了同一束金光里。

中国水下考古事业发展即将迎来四十周年。如今，“深海勇士”号载人潜水器已能够下到南海西北陆坡1500米，把明代沉船散落状态实时传回水面。科技能力重新定义了我们能讲什么样的海洋故事。

在展览结尾，没有写结论、只留开放设问，是希望观众离开时，从看热闹的“寻宝人”，变成水下文明的共同守护者。这就是“沉没的宝藏”想交还给公众的“真宝藏”。

新华社记者 包庆龄